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
第六十三回 了夙孽債贖三生 享遺財衰披一件

卻說荷生的三少爺，乃是他第二位姨太太所生，三年前方和荷生脫離關係，從他有九年之久，荷生家一班姨太太中，算她日子最長。當初也是堂子出身，芳名叫做賈寶玉，北裡中頗有名望。嫁他的時候，方只二十一歲。本不打算嫁人，恰值這年她生下一場大病，荷生親侍湯藥，每夜衣不解帶，寶玉著實感他深情厚意，病癒之後，荷生示意要娶她回家，寶玉未肯答應，荷生也不強她，卻時常用言語諷她，說年輕婦女，往往只圖眼前適意，以為沒人管束，身子便可自由，卻不知道一朝有了病痛，沒個自己人，誰肯將她體己服侍，所以人說婦女的眼光，不及男人遠大，果然一些不錯。寶玉被他一句話觸動心事，想起自己有病的時候，從前那班要好客人，至多的也不過來望她一二次，逢著自己嘔吐狼藉之時，彼此都掩著鼻子遠遠避開，明明嫌她骯髒。只有荷生，不辭勞瘁，不懼污穢，件件親自動手，貼身服侍，真情畢現。這種男人，世間不可多得。此番他要我跟他，我將他回絕，豈不令他灰心，一時頗為後悔，想等荷生第二次要求時，便答應他，不意荷生自此不再發生問題。挨到節邊，寶玉忍不住了，倒轉去問他說：「那天你教我嫁你，不知你這話究竟是真心，或是假意？」荷生笑說：「笑話了，明明都是我心肝五臟中發出來的話，你不相信我，教我從何說起。」寶玉道：「相信便怎樣？」荷生笑道：「那還有什麼話，從我回家去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家中有著正室，那個高興到你家去做討厭人。」荷生道：「這句話又是你的錯了，然而也是時下一班婦女的普通脾氣。嫁了人往往不肯進宅，不想嫁人原預備靠老，不進宅，到底算不得是正式嫁人。被人說一句，軋的是妍頭，借的是小房子，豈不難聽。不過有一班人，家中大婦兇惡的，時常弄得氣氣惱惱，卻也難受。講到我家這位奶奶，算得是阿彌陀佛轉世，真正一個爛好人，你不欺她就夠了，她還敢來欺你嗎！」

寶玉還不十分相信，經不起荷生再三相勸，又親自帶她回家，會見了他的夫人，果然待人和氣。寶玉疑團已破，就此除牌子，嫁了荷生。但荷生的宗旨已在前書中表明，娶姨太太還存著金錢主義。他看上寶玉，也因她在青樓中赫赫有名，手中私蓄著實不少。便是珠寶首飾也有數萬金，注意在這一層上，故肯下苦工，博她傾心下嫁，並想慢慢的將她銀錢首飾哄騙到手之後，再設法刻薄她，令她自甘下堂而去。一切銀錢首飾，便可乾沒。豈知他的政策還未實行，寶玉已得了身孕。那時荷生正室已有了兩個孩子。不過世人之於子息，卻是多多益善的，故此荷生預定對待寶玉的方針，暫時不能不告一段落。後來寶玉居然產出這個三少爺，荷生見兒子已生了出來，料逃不到別家去，就此重整旗鼓，再用機謀，先對寶玉說：「現在時局不靖，你產後身子又甚虛弱，難得出外遊玩，那些首飾銀錢，藏在梳妝台和衣櫥內，忒殺危險。我那只大鐵箱，很為堅固，而且鑰匙帶在我身邊，不慮別人暗算，倘將這些東西藏在裡面，彼此都可放心不少。」

到底一個有心，一個無意，寶玉以為自己身子已是他的了，身外之物，交給他收藏何妨。萬想不到荷生堂堂男子，竟算計乾沒婦女所有的首飾。而且這時候，正當要好頭上，荷生待她千般恩愛，萬種溫柔，比她從前在妓院中更為周到。自己又養了兒子，打算靠老終身，還須存什麼疑慮，因將所有的家私，除了四季衣裳之外，一切現銀、首飾、契據、股單、貴重物件，盡都交給荷生收藏。荷生目的既達，就此逐步和寶玉疏遠。但寶玉還不明白他的用意，以為男人脾氣都愛花花柳柳的，自己有小孩子抱著，不能時時陪他，無怪他要往別處遊玩。講到做夫妻，原指望到老來一堂團聚，家庭盡樂，何在乎眼前的歡娛，因此一點兒也不放在心上。見了荷生仍和從前一般，口中沒出過半句怨言。

荷生見寶玉不同他淘氣，又生一計，索性拚命狂嫖，日夜躲在堂子內。鬧了一陣，又要娶第三位姨太太，先在家中大吹特吹，指揮下人們收拾房間，故意令寶玉知道了，好發動醋勁。但寶玉不是聖人，暗下也未嘗不覺得惹氣。因見荷生的正室隨隨便便，一團和氣，不論荷生什麼事，都不置可否。一想他正室尚不管他，自己何犯著擔這個惡名，因也學她的樣，連口都不開一開。荷生見她如此有耐性，實在沒法想了，只得將她丟在一邊，自己重新進行，另外去轉別人的念頭。光陰似箭，轉眼數年，他所娶姨太太，進一個，出一個，換新鮮已換了四五人，雖不是個個都被荷生刮盡了出來的，但多少終被他揩些油去，就兩不來往，那身體上的便宜，豈不被他占了去麼！

此時寶玉已看出荷生沒有良心，但想自己的地位，比不得別人，兒子已五六歲了，再過數年，便要長大成人，丈夫雖靠不住，兒子到底是親生養的，將來兒子大了，何嘗不能靠老終身，因此自己仍耐心靜守，口無怨言。但她對荷生一面，雖抱放任主義。不過見那些無知女子，被丈夫用假面目哄回家來，不知不覺，將一生忍辱賣笑得來的錢，供丈夫花用，自己毫無結果的出去，未免可憐。常言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何況她是過來人，熬盡此中苦況，怎不惺惺惜惺惺，暗下動了一條癡念，以為有我在，何不將他歷來對待婦女的手段，向那新來的姨太太說知，令她善為提防，教荷生有法無施，豈非也是一件功德。因即如法而行。

那位姨太太倒是明白人，聽了寶玉的忠告，曉得句句都是好話，當下閉關自守，先將荷生冷淡起來，任他如何哄騙，私房物件，休想動她分毫。荷生曉得遇著老口了，戀著沒趣，索性放她出來，再娶一個。寶玉見第一炮放得響，又欲如法泡制，不意這位姨太太一竅未通，不辨好歹，以為寶玉存心吃醋，有意離間，反將這些話告訴荷生，荷生方知從前一個姨太太的孟羅主義也是寶玉所教出來的，這是他生平衣食飯碗，豈有不怒之理。心想我只當她是個爛好人，故而留在這裡吃碗現成飯，不意她如此狠毒，私下破壞我的計劃，若再容忍下去，後患何堪設想。但要逐她出去，也非容易。一則她破壞我的事，我卻不能堂堂皇皇和她鬧，因這種事原是秘密的，鬧得大家知道了，豈不難聽。二則她素來守分安命，沉默寡言，在家數年，一點兒沒有過失，除著撫弄孩子之外，連大門都不輕出一步，無處扳她差頭。三則她耐性很好，罵她不開口，打她不還手，無論如何，淘不出大氣惱，一時焉能入於決裂一途。自己沒法，便同這姨太太商量。姨太太以為丈夫肯幫她驅逐妒婦，心中不勝歡喜。兩個人日夜計議，居然被他們想出一條主意。這主意是姨太太發明的，她對荷生說：「你現在已不歡喜她，她所望者，無非三少他長大成人之後，孝養於她。你若能設法令她母子不睦，豈不可以使她萬念俱灰，死心塌地了麼！」

荷生被她一句話提醒，連連拍手稱妙，贊她是個女中諸葛。但荷生也是男中孔明，經姨太太想開了頭，登時妙計環生。先去對寶玉說：「小三已七歲了，若仍留在家裡，不教他唸書識字，日後只恐不及用功，雖然他年紀太小，不放心讓他出去附學，不過為他一個人請門館先生來家教讀，也不合算，他兩個哥哥的學堂，離此並不甚遠，不如教他到那邊去唸書，每日著人接送，諒無他礙，你道如何？」

寶玉對於這些話沒有反對的理由，自只得聽從。荷生便特派一個尖嘴丫頭，陪三少爺上學，並在學堂中服侍他，放了學陪他回家。數日之後，三少爺就當這丫頭是他的好朋友了。丫頭預先得姨太太的授意，慢慢將三少爺勾到姨太太房中，姨太太早備下許多好吃好玩的東西給他。三少爺好生快樂，過去告訴娘，寶玉以為那邊也歡喜孩子，卻不料暗藏陰謀。三少爺常在姨太太房中玩耍，過了幾時，荷生對他半真半假的說：「你不是那邊娘養的，這裡才是你的親娘。」

三少爺不信他的說話，要過去問娘。荷生道：「你娘這件事瞞著許多人，你若問破了，准得吃一頓打。」嚇得三少爺不敢問了。隔幾天，荷生又對他提這句話，並說你若不是這裡娘養的，為何她待你這般好呢！三少爺一想，果然這裡娘待他很好，要什麼是什麼，不要也買了給他。那邊有時不肯買東西與他，多要了，不免挨罵受打。一顆小心漸漸轉了過來，以為父親告訴他話，是不錯的，這裡一定是他的親娘了，於是格外和姨太太親近。可憐寶玉還蒙在鼓裡，不知禍在眼前，來去隨他兒子的便。事有湊巧，寶玉待上雖和，馭下卻嚴。青樓中出身的人，大概都有這種習氣。她有一個貼身服侍的小丫頭，偶有過失，常被她打得皮破血流，這天又打丫頭，三少爺見了，忙去告訴他的真爺假娘，荷生便借題發揮，說：「不好了，這是她打給你看的。因你常到這裡來，她心中恨你，所以先打丫頭給你看看，慢慢的便要打你，你下回別到此地房裡來了，不然就住在這裡，不到那邊房中去。倘若你仍舊住在

那邊，仍舊常到這裡來，只恐在夜靜無人之際，要被她打殺的。」

三少爺信以為真，十分懼怕，兩面盤算，覺得這裡娘實比那邊娘待他好，還是住在這裡，不往邊那房中去的為強。若住在那邊，不到這裡來，日常吃的玩的，向誰要呢！決定主意，就挨在姨太太身邊，不肯回去。到夜，寶玉打發人來喚他去睡，也不肯走。寶玉放心不下，連著人來跑了幾次，姨太太惱了，對來人說：「你去上復你奶奶，三少爺在這裡玩睡著了，喚醒他，恐他著涼，橫豎在一家屋裡，不致被拐子拐去，過一夜就回來的，決沒人奪他的寶貝，教他放心大膽便了。」

寶玉聽到這些話，未免惹氣，想想都是自己兒子腳頭散的不好，不能抱怨別人。第二天，三少爺到他房中來，寶玉叮囑他下回不可睡在那邊，並不許再去閒玩。要知小孩子都是無韜野馬，不放猶可，一放之後，休想約束得住，所以轉眼工夫，三少爺又溜到姨太太那裡去了。姨太太見他一來，就設法絆住他，不令回房，對人卻說三少爺自己要挨在我這裡的。一連數天，沒放他到寶玉那裡去睡。寶玉氣極了，想想兒子究竟是我肚子養的，無論如何，你終奪我不去，索性任他自由，概不過問。姨太太猶以為未足，暗想三少爺雖然心向了這一面，惜乎還未能令他母子不和，因又教他背後罵他娘爛污婊子，小孩子有甚顧忌，罵順了口，有時竟當面流露出來。寶玉這一氣，可著實比死還難受。暗說罷了罷了，我所望者，就這一個兒子，雖然小孩子沒甚見識，定是聽了別人的話，才敢如此無理，怪他不得。不過我只一個人，目下四面都是勁敵。三少爺年紀還小，易受他們誘惑，自小鬧慣了，日後長大成人，也像現在一般，將我輕視，那進我年紀已老，常言人老珠黃不值錢，要出去，寸步難移。留在這裡，又是滿地荆棘。到這時候只恐求生不得，欲死無門，後悔已是無及。不如趁此時年紀還不十分老，趕緊出去，再做幾年生意，弄些錢來，夠了後半生衣食之資，那時也不必再上當嫁什麼男人，所謂求人不如求己，待兒子大了，肯來認我娘的最好。不認我娘的，我一個人衣食無憂，倒也適適意意，未為不可。有了這條念頭，也不同別人商量，當時就喚了荷生過來，直截痛快的對他說：「我這裡站腳不住，決意要出去了。」

荷生聽她要走，所謂正中下懷，但他猶存著別的作用，不肯輕口答應他，放出做老公的面目說：「那個不能。我這裡還是少了你的吃，不了你的穿，哪一件待虧了你？你為什麼要出去？我可坍不下這個台，一定不能答應你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也不必裝這副假面孔給我看了。我很曉得你，早已巴不得我走咧。我現在索性做個好人，自己讓你，你還要裝腔作勢，假敷衍則甚！」荷生被她說得臉紅起來，怒道：「放屁！誰對你講這句話，我現在偏不讓你走，看你怎樣？」

寶玉見他發怒，自己不做聲了。暗想這件事，兩下堅持著，終究不是路數。我言已出口，有不得不走之勢，他咬定不許我走，讓我走了，於他面上未免下不過去，看來直接交涉，還不如間接解勸的妙。因又找了個小姊妹，向荷生勸解，教他讓寶玉出去。荷生原不是真心要留寶玉，皆因說話挺住了，掉頭不轉，此時既有第三人前來，落得買他這個人情，只說我本來不許她走的，一則因你奶奶來說了，二則她既然變心，留她在此，也是勉強的。不過走雖走，只能走一個人。我這裡的東西，卻是一絲一毫不能帶出去的。這小姊妹說：「那個要請你做好事了，衣裳首飾是女人少不得的東西，還望你許她帶著走罷。」

荷生道：「這樣瞧你份上，衣裳都由她拿去，首飾她現在常用的幾件，由她帶去，其餘休思再拿，我也沒什麼贍養之費給她，教她出去了，還得自己知趣，倘敢胡言亂道，我有我的顏色，准令她上海站腳不住，」這小姊妹還想替寶玉爭些饒頭，荷生那肯答應，只得將此言回復寶玉。寶玉司空見慣，曉得首飾入了荷生之手，沒一個拿得回來的，早已置之度外。自想身上吃他的虧已足，身外之物，何足輕重，便是衣裳也只揀幾件配身的帶去，其餘都給了娘姨下人。她出荷生家，別的都捨得下，只捨不得一個親生兒子。又恐自己走後，他落在別人手中，不免受欺。但事已至此，卻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含悲忍痛出來。

她外邊小姊妹們原有不少，得知她出來消息，爭欲招致她回家去住，寶玉因自己從前何等場面，現在光身一個人出來。她原是有烈性的女子，那肯依賴他人，所以一概謝卻不住，起初打算住旅館，又恐出入不便。想起自己有個胞弟趙三，當年她沒從良的時候，鬱鬱不甚得志，由她薦給一個要好的客人手下辦事，這客人做的是德國洋行的軍裝買辦，往來盡是官場，數年之間，居然被他相識了不少闊人，後來這軍裝買辦賺飽了錢，回家享福去了，遺缺便由趙三升補，現在據說多了數十萬銀子。雖然他是有本領賺來的錢，究竟是自己手中提拔的，況又是同胞兄弟，骨肉至親，借他那裡暫住幾時未為不美。想定主意，便去投奔趙三。

豈知趙三乃是個絕頂勢利的人，初見他姊姊由荷生家出來，以為妓女從良，都是卷一票出來的，他姊姊也不知得了諸氏多少好處，故此竭誠招待，趨奉不迭，後來方知姊姊只出來一個人，連帶進去的許多首飾物件，都給荷生乾沒了，不由他心腸冰冷，不但臉也變了，招呼也不起勁了，伺候也隨隨便便了。而且說話之間，常抱怨他姊姊太糊塗，怎麼女人所有的東西，會給男的騙了去，你出來為甚不向他要？他若用強硬手段，你別怕他，做什麼律師翻譯，有我兄弟在此，何妨來找我設法。老實說，你若肯分一半東西給我做打官司本錢，我只消請一個腳路硬的律師，到新衙門告他，包你可以將一切東西，如數要了回來，不少半樣。說了一次，又說二次。後為竟說之不已，似乎要叫他姊姊答應他，要出東西，和他平分一半，他便去請律師出頭之意。試想寶玉是個抱消極主義的人，自然不去睬他。

趙三見說她不動，益發冰也似的冷將起來。便是他兩位姨太太，初時對寶玉姊姊長姊姊短的，此刻也一變做半冷不熱的情狀，教寶玉哪裡忍耐得住，幸她舊日一班做手，還有吃生意飯的，曉得她出來了，都聞風前來找她。寶玉原預備重操舊業的，兼之她當初本是極時髦的先生，手頭豪爽，這班做手，沒一個不貪她，只得她答應一聲，馬上就有人捐洋錢，弄起場子。恰值寶玉在趙三家住得麻煩不堪，兩面湊巧一定局，就此進常到底紅信人從良，嫖界的餘名猶在，寶玉自己並未高興去看客人，只著幾個娘姨四處走走，自有從前一班花錢的老戶頭，前來報效。後來名氣愈傳愈廣，生意又和當年不相上下。還有班想吃天鵝肉的人，見寶玉年紀雖有三十開外，卻還嫵媚天然，豐華不減少女，都想要娶她。但寶玉已吃過一回從良的苦，那肯再鑽第二個圈套，決意不再嫁人。

但妓女逢著有人想娶她的時候，著實是個絕好弄錢機會。因這班人都不惜金錢暗擲，只圖寶貝到手。往往報效之外，還有額外的供給。故此寶玉未及三年，又多起數萬金首飾現款。她一想了這許多錢，能省儉些兒，收著利錢用用，也足夠半生衣食之資了，何犯著再在外間賣笑逢迎，受人輕薄，心中打算做到年節，收場不幹了。不意老天生她這個人，原注定她一輩子勞碌困苦的，此時知她將要守著銀錢，過安樂日子，如何肯聽她逆天行事。因此不等她挨到預定的期限，先著二豎前來尋他。一半也是寶玉積勞所致，加以她歷年在荷生家，受諸般氣惱，心疾患得頗深，病根一發，百病全生。寶玉還是去年十一月中得的病，因嫌生意上太嘈雜了，自己移至新新旅館居住養病，雖然天天請醫服藥，無如她先天本甚薄弱，譬如一所工程不堅固的房屋，經過幾年風吹日曬，不搖動則已，如一動搖，勢必至於倒塌而後已，故她的病勢也日見沉重，

匆匆過了一月，靜中想起，自己浮沉半世，到如今還是舉目無親，雖有個親生兒子，也不能帶在跟前。相隔三年，在那邊也不知是好是歹。人生不幸而為女子，做了女子，還要淪落天涯，無家可奔，至親不見，骨肉難圓，實在是不幸中之最不幸的了。一念及此，怎不悲痛異常，傷心淚落。伴她的人問其緣故，知她思想兒子，便代她出主意，說現在你病到這般模樣，小少爺既然是你親生的，理應教他來此見見，諒姓諸的也不致不放他來，何必自己悲苦，更傷病體呢！寶玉出來時，本不打算將自己的行蹤給荷生知道，自己也不願意再聞諸家消息。此時念兒心切，也顧不得爭這一口氣了，只得差人往荷生家，要請三少爺到新新旅館一見。

講到荷生，雖和寶玉分手，但他在外間，卻不時向人打聽寶玉的消息，知她做了幾年，又多起若干積蓄，不過自己和她的恩斷義絕，諒無門路，再去措她油水，故早已絕了這條妄念。此時忽由寶玉那裡差人來請三少爺相見，這是天外飛來的一根線索，若遇別人，或任他糊糊塗塗的過去，但荷生是何等人物，即使蒼蠅蚊子飛過，也要盤算盤算，這其間可否弄些利益的人，遇著這般大機會，怎肯輕易饒放，先向來人盤問，知道寶玉患病頗重，臥倒一月有餘，現在想和兒子見見面，便料定這不是好兆，大概患病的人，臨死還不以為要死，常與人談病癒之後，幹什麼，幹什麼的，後來居然死了，這是死的不得其年，或因糟蹋壞了身子，或因感受惡疾，或被庸醫誤殺，只可算是屈死。還有班人，才一有病，就慮著要死，急於預備後事。或則病了幾時，想起一個人，恐將來和他不能見面，急急要請他來相見的，這分明自知不起，所謂天命已終，心神感應，有此現象，十個中倒有八九個要死的。

荷生知寶玉與兒子相隔三年，現在病了，忽然要和他見面，現狀頗為不妙。他倒並不傷感，反暗暗歡喜。你道為何？原來他又想到寶玉現有的積蓄，也和當年不相上下，若真個死了，除卻小三，實無更為親切之人，我雖不能承襲他遺產，小三乃是她的親生子，生母所有的東西，理應歸他接受。小三年紀尚幼，他得了，與我得的有何分別，心中說不出的喜歡，當時一口答應來人，三少爺現在學堂中唸書，我立刻打發人去喚他回來，馬上伴他到新新旅館，探他母親的病便了。來人回去覆命，寶玉頗為喜悅。不多一會，果由荷生親自陪同前來。寶玉雖不願意看見荷生，但見了兒子，自然愛的。看他面上肉彩略比從前瘦些，但身材已長成不少，心中一喜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不過這三少爺與生母相隔既久，自幼又受了旁人的挑撥，對娘的感情頗薄，見了面，也沒開口叫一聲娘，呆呆站在旁邊，任她捏著手，也不做聲。此時見她流淚，心中頗不耐煩，便將娘的手摔開了，跑在父親身旁。寶玉見此情形，陡受激刺，不禁流淚更多。她先流的是歡喜淚，再流可變作傷心淚了。荷生旁觀頗清，心中暗為著急，忙將兒子推在娘身旁，說：「你怎麼到洋學堂念了書，慣學這種外國脾氣，無論見了什麼人，都是生澀澀的，我又沒給你吃生米飯，你娘傷心，為什麼不過去勸勸，問聲母親病體可好些，難道這點兒規矩都不懂了？」

三少爺被他一嚇，站在地中央呆住了。荷生親自上前，勸寶玉不可生氣，小三這孩子，都是我這幾年來溺愛壞的，皆因你同我賭氣走了，我又留你不住，丟下這個寶貝，是你素來歡喜的，我又不肯十二分難為他，心中常存著看重他，便是看重你的意思，所以有點兒大小過失，常常忍著，連重話也不輕易說他一句。現在進洋學堂讀了書，脾氣學的更壞，一門外國派，見了人啞子似的，不肯下個稱呼。客氣不過，舉舉手行個外國禮，就算數了，真教人見了惹氣。你是向來曉得他脾氣的，諒來不致怪他。不過你的脾氣，也很有些像他，為什麼一跑開，就永遠不給我信息。連有了病也不著人咨照我一句，可知我那一刻不記掛你，那一天不托人打聽你的消息。只恨你行蹤太秘密了，問來問去，問不出你的底細。今天若非你差人來喚小三，我至今還不知道你就住在這裡，更不知你有病呢！真正你母子二人，脾氣生來一樣的，偶然有了小小點兒不如意，掉頭不顧，連多少少年夫妻情分也忘記了，真是奇怪。」寶玉聽了，不理睬他。荷生也不走開，直陪到寶玉自己回他：「我要睡了，你們走罷。」

方帶著兒子回去。第二天，三少爺因隔夜受了罵，不肯再來，荷生便一個人來了，對著寶玉格外懇懇，說道：「小三這幾天學堂中快放假了，年考很忙，這孩子脾氣雖壞，讀書倒還肯用功。照他心中，是很要來服侍你的，又慮著學堂中大考脫了課，來年不能升班，因此早上很沒主意，是我教他上學堂去考，待放了假，再來伺候你。這幾天，只好我老的來替他小的了。」寶玉一聽，就知他用馬屁工夫，心中很不耐煩，冷冷的答道：「多謝你，我本來沒親沒靠，一個人過日子慣了的，倒也用不著什麼人伺候。昨兒請三少爺來，原本是不應該的，都緣叫名頭和他母子一場，到這臨了的時候，還不能見一面，心中未免過不去。難得他昨兒來了，我已心滿意足，哪敢要他伺候。況他有他的功課，你有你的正經。他來了，我尚當不起。你來了，豈不教我薄命人更加折福了麼！謝謝你，請我自便，我這裡地方骯髒，呼吸不潔，別帶累你糟蹋衣服，有礙衛生，令我更抱不安。」

荷生哈哈大笑道：「笑話了。我和你夫妻，你還要講這種客套，給外人聽了，豈不要傳出去當作奇談麼！快休講這些話，你病了，我服侍你是理所應當的，倒轉頭我有病你也得服侍我。」寶玉聽他說出夫妻二字，險些兒肉也麻了，暗罵好不要臉的東西，我已和你斷絕關係，還有什麼夫妻名分，真是附會到極點了。當面雖不便說他，只可給他一個陰乾大吉，始終一語不發，背轉身子裝睡，一會兒倒真睡著了。待她一覺醒來，睜開眼，見荷生還坐在她床沿上沒走開，心中頗覺納罕。荷生見她醒了，問她可要茶水？寶玉搖搖頭，喚了一聲王媽，是伺候她的老娘姨。荷生接口道：「王媽連日累乏了，坐著打瞌，是我教她睡著歇一會的。現在我替她接班，你有什麼事，吩咐我就是。」

寶玉道：「什麼時候，她就要緊睡了？」荷生一笑道：「早嗎，半夜子時咧。」寶玉摸枕頭旁邊的表一看，果已針交一點，暗想我這一覺睡得好久，便問荷生為何不回去？荷生道：「現在沒人伺候你，我又沒什麼事，多伴你一會何妨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敢當的，罪過殺了，請你回府罷。」荷生還欲將無人伺候她摧托，恰巧王媽睡在榻床上，聽得說話聲音，驚醒起來，伺候寶玉。荷生無可推頭，只得裝出依依不捨的模樣出來，臨走，還再三叮囑寶玉好生保養，明兒我完了公事，再來望你。寶玉忙教他明兒不必來。荷生只當沒聽見跑了。

隔一天，果然又來。這樣差不多來了五六天，寶玉很覺麻煩，暗想自己病勢有增無減，看來不久人世，照荷生現在模樣，天天腳步這般勤儉，只恐萬一出事，他還要插身其間，硬作主意。不如將我兄弟趙三喚來，他究是我的胞弟，很可抵制荷生。有了這個主意，便命人把趙三喚到新新旅館。趙三也知他姊姊生意上，著實多了幾萬銀子，心中巴不得到她那裡獻獻懇懇，只恐她記著從前住在自己家中冷淡她的仇恨，不肯睬他，自己反失面子，故而不肯前往。既蒙傳喚，自然喜出望外，急忙趕往新新旅館，見了寶玉，姊姊長姊姊短的叫得山響，滿口恭維話，倒把寶玉恭維得不耐煩起來。心想我和你同胞姊弟，何用如此恭維。猛記起從前住在他家的時候，自己手中少了幾個錢，受盡他夫妻們冷語閒言，現在他大約曉得我手頭又有點兒積蓄，故而重複將我恭維，這般模樣，分明又是一個荷生，當時就十分後悔，不該喚他來的。放在眼前，同荷生湊成一對，豈不討厭。

不期還有更討厭之處，荷生、趙三兩人懷著一樣的心願，都想待寶玉死後得她遺產，所以見了面，就和冤家遇著對頭一般，時時冷嘲熱諷，有時針鋒相對，竟不顧床上有病人睡著，只圖口中適意，弄得寶玉怨極恨極了。教他兩個，以後一個也不要來咧。經此一番罵，二人也安靜了許多，但背後仍高壘深溝，相持不下。其時已到臘底，兩人家中忙著過年的事，寶玉處來得略稀，不似從前般沒日沒夜的陪著。寶玉只當他們被自己罵退了，心中暗喜。不意一過年，荷生又來，趙三也同時趕到。寶玉見了他二人，猛一惹氣，病也重了許多。荷生看她病情，知道正月初九交春，一定過不了的，時期逼緊。況有趙三和他對抗著，恐將成之局，被他破壞，只好另請救兵。這救兵便是寶玉的三少爺了。

荷生因三少爺第一次去，未能討好，此番不敢造次，先在家中，彷彿送親演禮一般的，將許多拍馬工夫，教得爛熟，然後帶他前往。三少爺遵著父教，見了他娘，比從前親近許多。寶玉雖知是荷生預先教異來的，但也只好當他本心所發，所謂自己安慰自己，覺得有兒子在旁，實比荷生、趙三兩個好得多了。荷生有三少爺替他同趙三對抗，因得出空身體，幫華老榮辦了回事。起初趙三與荷生半斤對八兩，一般身分，此時來了個三少爺，竟後來居上，兩個大人物，被他完全打倒。寶玉覺病勢日增，自知絕望，想想自己重墮風塵，迎新送舊，勞苦了三年，多這幾個錢，自己還沒捨得輕費一個，若丟給荷生、趙三二人，還不如給了自己兒子，大來成家立業，未為無補。到那天彌留之際，先把三少爺喚到跟前，囑咐了好些話，到底母子天性，三少爺淚流如雨，寶玉忍痛，又喚荷生上前，將一隻官箱，鄭重交給他說：「我三年心血盡在此中。這是我給與小三的，暫時交你收藏。你若日後吞沒他一絲半毫，我在陰間，也決不能饒你。」